

□殷云 / 著

红幕

黑幕

权力场红黑力量的殊死拼杀
权钱联姻的黑色怪胎
疯狂走私的巧取豪夺
畸情异恋的放荡与堕落

红色正义之剑高悬洞穿官员腐败、
司法腐败
反黑除恶荡涤黑色渣滓

HEIMUHONGMU

HEIMUHONGMU

HEIMUHONGM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黑幕

□殷云 / 著

红幕

HEIMU HONGM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TP) 数据

黑幕·红幕/殷云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80647-370-X

I. 黑. II. 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7738 号

书 名: 黑幕·红幕

作 者: 殷 云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一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21 万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ISBN7-80647-370-X/I.259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黑幕·红幕》是以闻名全国的南方某重大走私案为蓝本创作的反腐败题材的作品。小说从市公安局代局长洪谢党在负责主持市公安局工作期间发现了原局长金耀在办理香港签证和基建工程中有重大经济犯罪问题,展开了秘密调查。金耀察觉后,对洪实行“双规”停职检查。一时间,邪恶势力占据上方。金耀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提升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对洪等人进行更为残酷的迫害与打击。在省委副书记肖三的操纵下,金耀大肆进行卖官活动。故事循着三条主线进行:一是肖三与艺女杨婷婷的色、权勾结,大肆捞钱;二是金耀与 17 岁的湘女王丽的不正当关系,在肉欲、物欲横流之中一个完全迷失自我的女性;三是以洪谢党为主流的正义力量,聚集着中央某新闻机构内参记者云鹰、市局办公室主任华正以及女歌星白莹等。在黑幕的后面交织着海关对走私的纵容,海关关长与风情无限的香港女老板的暧昧关系,还有黑恶势力对社会的渗透等等,这些行径令人触目惊心。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省委书记亲自干预,中央纪委派出工作组查处,才揭开重重黑幕,最终战胜了邪恶势力。

目 录

第一章	黑幕拉开.....	(1)
第二章	中盘博弈	(33)
第三章	海波未平	(58)
第四章	无底洞内	(81)
第五章	欲壑难填.....	(113)
第六章	刀光保健.....	(136)
第七章	互相勾结.....	(156)
第八章	毒瘤膨胀.....	(175)
第九章	道义在肩.....	(185)
第十章	垂死挣扎.....	(191)
第十一章	天道公正.....	(226)
第十二章	红幕合拢.....	(242)
后 记		(248)

第一章 黑幕拉开

公元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前夕，N省石庆市公安局举行盛大的国庆庆祝晚会。

参加晚会的有省公安厅副厅长杨飞武，刚从中央党校回来的市公安局局长金耀，主持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洪谢党，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华正……

八点半，当那面里面是黑色，外面是红色的夹层幕布徐徐拉开，金耀走上舞台时，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达了干警们对局长的敬意。

金耀强抑住内心的激动，面部表情严肃而平静地走到麦克风前，抬起右手，用食指和中指交错在麦克风上弹了两下，证实了麦克风性能良好后，开始了他热情洋溢的讲话……

按原先的安排，这台晚会是由副局长洪谢党主持的。不知何故，金耀临时撤开了洪谢党，自己直接登台讲话了。

这其中的原因，办公室主任华正心里最有谱了。金耀去中央党校学习，局里由洪谢党主持工作。洪副局长在主持工作中发现，金耀有重大的经济问题。

光办去香港的签证费就达七百万元。还有其他问题，洪谢党将香港签证费的证据，还有其他问题的记录，收集在一个小密码箱

里。这个小密码箱还存放着他魂牵梦萦、刻骨铭心的当兵时的一连队支部活动记录本。眼下这个小密码箱放在华正办公室的一个保险柜里。洪谢党对华正说：“这些都是金耀的有关犯罪证据，假如我有什么不测，请你抱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替我保管并设法送出去。”并告诉了华正密码箱的号码，是洪谢党的生日 318。

华正扭头朝洪谢党看去，只见他脸上阴云密布，挂着揶揄的笑。不知怎地，华正心里感觉到一场严酷的斗争就要来临了。

这台节目十分丰富，除了市局金盾文工团的节目外，N省眼下正走红的歌星白莹也来捧场。节目有歌舞、相声、小品，最后是红歌星白莹的压台独唱《黑白歌》。这首歌将晚会推上了高潮。白莹唱道：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白与黑是两种不同的颜色。

黑色象征丑陋与阴暗，白色代表光明与纯洁。

多少人指鹿为马，多少人颠倒是非黑白。

.....

晚会结束，领导上台与演员们见面。金耀握着白莹的手说：“白小姐，你的歌唱得真好。没有谁叫你黑小姐吧？”

白莹知道，这是领导听了她的歌之后，借用她的歌与她开个玩笑。自己不必认真，只是一笑了之。

领导接见演员，合了影，大家正想散去时，没想金耀这时突然喊：“全体坐下，演员可以在后台卸装……”

骚动的剧场顿时安静下来。大家的眼睛望着一处，望着这位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的局长，不知道他还要发表什么讲话。

公安干警心里明白，五十周年大庆，是个非常的日子，这个非常的日子里，公安这个职业是非常忙的：治安问题、交通问题、防火防爆……局长可能是利用这个晚会之机，作一下工作布置和动员吧！

只见金耀走上台，手叉着腰，神情严肃地说：“同志们，下面请

市委副书记谭伟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只见一位身体臃肿、迈着八字步的中年人走上台，将他油光发亮的头发用手一分，然后拿出一张纸大声说道：“经市委研究决定，对公安局副局长洪谢党实行‘隔离审查’。”同时还列举了洪谢党大量的经济问题。

谭伟宣布完毕，就有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站到了洪谢党的身边。只见洪谢党冷笑了一下，扭头在人群中寻找着，终于看见了华正，他冲着华正瞪了一眼，又点了一下头。

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可在华正看来，已完全明白了洪谢党的意思。

华正眼睁睁看着洪谢党被带走了。他的心里，像奔腾的江水，汹涌澎湃。他原以为，金耀到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就会提升到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位子，市公安局局长的位子顺理成章就是洪谢党的了。在他的眼里，洪谢党正直、精明、强干，当市局的局长，是非常称职的，没想到……

华正看着公安厅副厅长杨飞武，杨飞武平静的表情下隐藏着一丝快意。很显然，这个决定是经过杨飞武同意的。因为杨飞武是分管石庆等N省西部几个地级市的副厅长，凡涉及到公安方面西部几个地级市的重大人事变动，地方是要与他通气的。

晚会散了，在华正的眼里，“隔离审查”的闹剧暂时收场了，华正回到家里。他没有开灯，他懒得开，也没有必要开。他将自己置于一一片黑暗中，仿佛一张无形的黑幕已罩住了他。

在华正的脑海中，今夜翻腾的事情实在多，与几个局长、副局长接触的情景，特别是与洪谢党接触的情景，像放电影一样跃入眼前。

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在洪谢党主持局里工作期间，一天，华正与几个朋友聚会，喝醉了酒回来，将小汽车开翻了。第二天上班，洪谢党找到他，对华正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讲到了公安干警的职责和形象。除了批评外，还扣发了当月的奖金。

对这件事,华正并不记恨洪谢党,反而感激他,从此,华正再也没有喝醉过酒了。

想得最多的,还是宣布“隔离审查”时洪谢党的那个眼神。华正懂得,这个眼神是信任的眼神,激励的眼神。这个眼神告诉华正,不能妥协,不能罢休,不能放弃,要不顾一切伸张正义,惩治真正的腐败,别被这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压倒!

伸张正义,从何处着手呢?靠自己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还得借用他人的力量。谁能帮忙呢?

突然,华正脑子一闪,想到了他:中央某新闻单位驻省记者站站长,他的好友云鹰。云鹰三十多岁,可是个有点资历,有点名气的老记者了,他不但学历高,水平高,是该中央新闻单位最年轻的地厅级站长,而且还富有正义感。敢想敢干,凭借手中的笔,揭露了社会上不少的丑恶现象。在驻记者站工作期间,有几件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就是他用内参的形式直接向中央反映的。

对,找云鹰,只有他,才可能使洪谢党昭雪,才可能使金耀这个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华正一想到云鹰,仿佛在这黑夜里,见到一点光亮,这点光亮使他浑身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激情。于是,他立即拨通了云鹰的手机。

云鹰的手机通了,从通话的声音听得出云鹰还没有休息。华正将洪谢党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云鹰说他已知道了。

知道了,怎么知道的,啊,对了,今晚白莹在场,一定是白莹告诉他的,云鹰与白莹关系十分密切。

华正要云鹰伸张正义,云鹰说,电话里讲不清楚,最好来省城一趟,当面说。他要华正来前再给他电话,双方约好见面的地点。华正就放下了电话。

华正躺在床上,却一点也睡不着,脑子里老是翻腾着洪谢党的事。他想彻底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明天与云鹰怎么谈,谈什么。

——哦，对了。他立马翻身起床，驾着车直奔市公安局办公大楼，看门的赖老伯一看是辆白色的警车，问都没问，打开了办公楼大院的自动的铁栅门。华正正准备停车，下意识地朝大楼上一望，噫，五楼洪局的办公室怎么会亮着灯？难道是他回来了，不可能吧？不知怎地，华正的心一下子紧张起来，凭着职业的敏感，他意识到可能有人要陷害洪局，或者是搜查洪局办公室里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他将车停在停车场的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有许多车挡住了他的车。然后弯着身子，用手摸了摸自己腰间的枪，敏捷地进入电梯，径直来到五楼。他轻手轻脚躲到了女卫生间的门缝里，这样既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洪局长办公室的门，同时又可以隐蔽自己。约摸过了一个钟头，华正终于看到刑警支队长朱凯和副局长耿毅两人从洪局长办公室悄悄出来，匆匆忙忙地下了电梯。华正通过卫生间的窗口看到耿毅和朱凯的车驶出大门，才松了口气。

华正摸着黑暗步行下楼梯，因为楼梯极少有人走。他害怕在电梯里又遇到什么人。来到三楼，他借着办公室外的走廊灯光蹑手蹑脚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并不开灯，他来到自己的保险柜前，熟练地取出了洪谢党的那只小密码箱，又用一个大纸包装袋包着离开了市公安局办公楼。

回到家里已是凌晨两点半，他来到自己的房间反扣好门，立即打开了洪谢党的密码箱，箱里除了许多发票和单据、字条外，还有一个发黄的牛皮笔记本。

这本发黄的笔记本封面浸透着褪了色的血迹。洪谢党曾告诉过华正这个笔记本有一段悲壮英勇、可歌可泣的故事：

那是二十年前，自卫反击战正在进行。洪谢党作为尖兵连连长，他和指导员带着连队快速穿插到敌后去，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他与指导员是老搭档，熟知指导员是大别山区一个农民的儿子，兄弟姐妹多，平时在连十分节约，他兼任连队支部书记，每次开连队支部生活会时，他总是那句老掉牙的话，我们是党员，是人民

的儿子,要多为贫困的战士考虑。穿插连路过一片茫茫的甘蔗地时,遭遇了一小股敌军,指导员不幸中弹,他永远忘不了指导员那炯炯不灭的眼神:“我多想回到生我养我的大别山啊!”他从一名战士手中接过奄奄一息的指导员,手放在地下,指导员抬起右手,指了指胸前,只见他脑袋突地颤动了一下,指胸的右手自然下垂了,指导员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打开了浸透着鲜血的笔记本,读着扉页上的字: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的一切是人民给的,我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这是我的追求。”

扉页后面是每次党支部活动的一些简单记载,今天张二娃补交了五角钱的党费,洪谢党和他向唐山地震区幸存的一名孤儿寄去了二十元。每一元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

华正读到这里,鼻子一酸,泪水无声地从眼角流到了脸颊,洪谢党是多么正直善良的人啊。凭着这些,华正相信洪局仍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朴素向上的高尚情操。华正双手擦干眼泪,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撑着他,他决定明早上省城。

第二天,石庆市召开了常委会,金耀列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洪谢党的处理问题。首先,由金耀介绍了洪谢党的情况,主要是洪谢党的“犯罪事实”,一桩桩、一件件让常委们目瞪口呆。金耀同时建议,像洪谢党这样的人,不宜再留在公安队伍里,建议市委,开除洪谢党党籍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然而,会上有两个人提出了异议,一位是警备区司令员、市委常委钟柏涛。钟柏涛当野战军师长时,洪谢党是他手下的兵。“自卫反击战”时,洪谢党荣立过一等功,是有名的战斗英雄。此后,洪谢党提了干,又成了钟柏涛的部下。钟柏涛对洪谢党太了解了。洪谢党当到了营长,还是钟柏涛批准他转业的。

洪谢党转业后，恰好钟柏涛也调来石庆市警备区当司令员。在老领导的推荐下，洪谢党进了石庆市公安局。

洪谢党进公安局后，由于工作出色，破了几宗大案，才提为副局长。

说洪谢党性子急躁，工作方法简单，钟柏涛相信，说他贪污腐化、堕落，钟柏涛绝对不相信，对洪谢党他太了解了。

鉴于钟柏涛的发言，对洪谢党处理风向一边倒的情况出现了变化，最后，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曾政说话了，他说洪谢党的问题不忙作处理，待调查了以后再说。

洪谢党的问题暂时不了了之。

同一天，华正与金局长打了招呼，说是上省城买些办公用品，金局长同意了。

路上，华正与云鹰通了电话。云鹰告诉他不能直接来记者站，直接到省委大院大门前碰头。

华正知道个中的奥妙，只好按云鹰的意思办。

从石庆市到省城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南方的天气虽说是到了秋天，但仍艳阳高照，还是有几分酷热。加上华正心中有事，因此特别显得焦躁和不安。

华正的越野吉普车刚出石庆市不远，就发现后面跟上了一辆漂亮的流线型豪华小轿车。娘的，一定是跟踪的，得想办法甩掉这个尾巴才行！

华正的车子快，后面的车速也快，华正慢，后面的车子也慢。华正将车在路边停下，后面的车子也停下来。

停下车来，华正看到，后面驾车的是一个剃着光头，脸上有一道刀疤的小伙子。

怎么甩掉他？华正一边开车，一边想这个问题。论车速，后面的车比他的车跑得快，若是让他跟到省城，那就坏大事了。到时不知道怎么与云鹰接头。

再往前走，有一条岔道。岔道是早先一条老公路的一个弯。这个弯道后来重新修路时，将公路扯直了，但老公路还存在。老公路破烂不堪，坑坑洼洼。华正打算脱离扯直的新公路，改走老路。

华正的吉普车越野性能好，在这段坑坑洼洼的烂路上，后面的小轿车肯定跑不过他的车。

华正将车子驶进了岔道，果然，后面的车子也驶进了岔道。

我操！这下你这小子上当了！果然，一进入烂路，后面的小轿车就跟不上了。小轿车底盘低，遇到大坑，还可能过不去，华正的车底盘高，越野性能好，遇到坑，颠一下就过去了。

果不其然，上岔道不一会儿，后面的车子就跟不上了。华正朝后看去，后面的车子好像被一个大坑卡住了，停在原地不动了。

华正心中暗喜，加快了车速，朝省城驶去，心里默默祈祷，但愿后面那台车被卡住出不来。最好把底盘刮坏。

上午十点多钟，华正终于甩掉了跟踪车，到达了省城。

华正按照电话里与云鹰约好的见面地点，直接到省委大楼，他们两人分别看看有无人跟踪，确认没有后，云鹰才将华正带到三楼记者站的办公室。

华正坐下后，百感交集，差点落下泪来。云鹰好心安慰，要他不要着急，慢慢讲，今天他一天陪他。

华正的心才归了位，一边喝着茶，一边说他知道的情况。

他先从开晚会那天晚上的情况讲起，他说：“实行‘隔离审查’的不该是洪谢党，应该是局长金耀才是。”

云鹰有点吃惊地说：“局长金耀？”

“对，正是他！”

“金局长我认得，一九九八年发洪水那会，我正好在石庆，被洪水围困出不来，与金耀住在一间房里，我觉得这个局长还是蛮有头脑的，蛮能干的嘛！我跟他在一起呆了二十多天。”

“你对他蛮了解，蛮熟悉啦！”

“了解、熟悉谈不上，只是有点初步的感觉，初步的印象！”

“既然你与金局认识，我问你，他有问题，你能否仗义执言，秉公办事？”

“这一点你不用怀疑，我们单位是党的耳目和喉舌，对于党内的蛀虫，我们也有责任曝光，有责任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有责任把它挖出来！”

华正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吐着烟雾说：“云鹰老弟，这么说，我今天算是没有白来。”于是，华正把一路上有人跟踪，他好不容易才甩掉的事简单地说了一遍。

云鹰并不感到惊讶：“你知道跟踪你的人是什么人吗？”

华正丢掉烟头：“不用考虑，八成是黑社会的人！”

云鹰不解地：“黑社会的人敢跟踪堂堂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

华正揶揄一笑：“有人撑腰，有什么不敢的！”

云鹰不抽烟，喝水却厉害，当下喝了几口水，说：“你要我怎么帮你？”

华正又点燃一支烟：“怎么帮你自己定，我只向你反映情况，我的目的是使正义得到伸张，是非曲直有个水落石出。”

云鹰说：“好吧，你先说把，听完了我看如何办！”说罢，掏出了笔，打开了采访本。

华正主要说金耀的问题，他一条一条往下说。

首先，华正说金耀签办前往香港的签证，非法收取费用达七百万，目前这笔收入不知下落。

香港回归后，有不少不符合去香港的人想去香港，于是就花钱买签证，金耀就钻了这个空子，利用这部分人的心理，签一个证两万元至五万元不等。这个事被洪谢党发现了。金耀还有一个收据本，总共一千多万元，但并没有入市公安局的账，这些证据现锁在洪局的保密箱里。第二件事是金耀与黑社会团体勾结，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

石庆市黑社会无恶不作，杀人抢钱，最出名的是朱家巷血案。朱家巷案发生在一九九七年除夕之夜，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看春节文艺晚会，就在这天晚上，住在朱家巷的一位做名画和古董生意的家庭一家六口惨遭杀害。他家养的两条狗被毒死，六口人每人身上挨了一刀。从刀口上看，都是职业杀手所为。

这件案件牵动了石庆市领导，轰动了全省，公安局破案，找不到一点线索，破了一些日子，金耀下令放弃了。从这件事可以推测，金耀收受了黑社会的好处费。直到金耀到中央党校学习，洪谢党主持公安局的工作，黑社会头子又想收买洪谢党，洪谢党不为所动。通过这件事洪谢党联想到局长金耀。

后来，洪谢党按上级部署对全市黑恶势力进行了狠狠打击，才打掉了这个黑社会团伙。在审问过程中，有个黑社会成员讲出了“公安局里有内线”。

其三，在盖公安局大楼和宿舍时，收取巨额回扣，数额达三百多万元。这个问题也是洪谢党查出来的。因为这两项工程尚未竣工时，金耀就去了中央党校，工程收尾验收时，是洪谢党组织的。因建筑达不到要求，双方发生意见分歧，争吵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暴露出来。

其四，包二奶。金耀长期在长庆街 48 号包养了一个大连姑娘，这件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这姑娘叫陈美娇，原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金耀到这家饭店吃饭时认识了陈美娇，后就被金耀养了起来。金对外说是自己的远房侄女。

这件事是石庆市普查外地人口计划生育时查出来的。当时还掀起一阵不小的风波。

除此之外，在公安干警中亲亲疏疏，重用心腹，排除异己。这次对洪谢党的做法就是他排除异己的做法。他曾派人偷偷地在洪谢党的办公室安了一个窃听器，直到前些天洪谢党才发现，而且不经过上级监控了洪谢党的手机。

听了华正的叙说，云鹰大吃一惊，像这样的公安局长，怎能保一方平安？他决定先进行外围调查、暗访。但他心里不踏实，毕竟还是听到一面之词啊。于是说：“华正兄，你反映的这些情况都属实，有据可查，能负责任？”

华正坚定地说：“属实，完全有据可查，我敢负责！”

“那就好，我还需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云鹰合上了采访本。

“你打算怎么办？”华正忧心忡忡地问。

“我准备写个大内参，这个内参中央领导人肯定会看到，会引起上层关注，对金耀这种腐败行为中央或省纪委一定会查处。”

中午，云鹰找了一个僻静的宾馆餐厅，要了个包厢，和华正两人就餐，边吃边继续谈。两个人吃饭，为什么还要进包厢呢？主要是掩人耳目，华正知道，金耀已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可能还与黑社会团伙有联系，一旦被他的线人发现他和云鹰私下接触，就坏事了。

吃过饭，华正要结账，云鹰不让，说自己应尽地主之谊。华正只好作罢。

晚上，金耀把刑警支队长朱凯叫到办公室，问到今天的情况怎么样。

朱凯不明白，问：“金局，什么情况怎么样？”

金耀大声道：“我看你这朱头又喝多了，今天还有什么情况，跟踪华正的事。”

朱凯将头扭到一边：“金局，这事弄砸了，今天我派出去的人给那小子甩掉了。”

“是车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车比公安车快多了。”

“派出去的人是哪个傻B？”

“是刀疤脸，蛮机灵的呀！”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怎么让人家甩掉了？”

朱凯无言以对。

金耀又问：“华正今天到省城到底干什么去了？”

朱凯抽烟，摇头。

金耀火道：“我告诉你朱头，要是我们的事让华正捅出去了，我们就会一齐完蛋！你想想这后果吧！”

朱凯满不在乎地：“没那么严重吧，他华正就是跳起来，也撒不了三尺高的尿！他能找谁捅，往哪儿捅？”

金耀仍不放心地：“哎，你别小瞧了人家，俗话说，蛇有蛇路，鸟有鸟道，一颗露珠活一棵草，一人头上一方天，还是小心为妙！”

朱凯低下头来：“我知道了。请金局告诉我，往后怎么办？”

金耀不快地：“怎么办还要我告诉你吗？对华正今后盯紧点，发现与他接触的人，马上向我报告。”

朱凯唯唯诺诺，良久，提醒道：“对于上头，金局是不是活动活动，打打预防针，探探消息，以免……”

金耀抽出一支烟来，将烟往桌上一丢：“这个，不要你操心，我自己心里有数。”

朱凯讨了个没趣，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他快要出门时，被金耀唤住，金耀抓住他的肩膀说：“要想办法弄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钱这个东西是真实的。”

朱凯哑然一笑，说：“待兄弟有了得钱的路子，再来告诉金局！”

金耀满意地点了点头。

望着朱凯渐渐消失的背影，金耀心里说：“这个朱凯忠诚可嘉，就是脑子不开窍，文化低了一点。哎……”

第二天，金耀亲自驾驶着他那台豪华轿车去省城。在即将出石庆市时，要经过市警备区门口，他特地放慢了车速，朝警备区大院门口瞥了一眼，只见两名哨兵，着装整齐地持枪站在大门口，